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8

倪家雇了保姆

完,是不是我死了你才安心。”

春梅听了,生气地说:“倪先生请管管你的女儿,说话做事哪像个淑女。”

斯楠反驳道:“我本来也没打算做淑女。”

伟强压低声音说:“楠楠,回你屋休息会儿。”

斯楠做了个鬼脸,走了。

夫妻俩总算有点时间单独相处。大家把饭吃了,风卷残云似的,春梅一口没吃上,但还是有一大堆碗要洗。

这是春梅的例行工作。她是女主人、媳妇,活该是洗碗机。她老公是从来不去厨房的,所以也难得洗碗,但今天他看老婆辛苦,忽然动了善念,也嚷嚷着帮着洗。

春梅让伟强把碗、筷、盘子都端到厨房,然后她站在水池边洗起碗来,伟强说要帮忙,春梅不让。伟强笑着说,我不洗你说我不洗,我来洗你又嫌我洗得不好。

春梅说:“我不是嫌你洗得不好,我是怕你把衣服弄脏了,衣服脏了还不是得我洗。”

伟强说:“还是你心疼我。”

一听到丈夫这话,春梅的心又软了。

春梅跟倪伟强是老夫老妻了,他们是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,那时候她是风云人物,他却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子。春梅选老倪大家都说亏了,可春梅图他实在,这个亏一吃就吃了许多年。

倪伟强也确实对她不错。头几年,杂志社刚改制的时候,倪伟强就劝春梅内退,回家里做全职主妇,轻松自在。可春梅不肯,她有她的追求,精神上她始终要给自己保留一些空间,她需要有一些事情做。这一选择,她至今不后悔。

“心疼你有什么用?还不是把我用在家里做黄脸婆。”

“你可以出去买买东西、旅旅游嘛,你看我们单位那几个教授夫人,前一阵组团去埃及,可潇洒了。”

春梅的手忽然停下了,她何尝不想出去旅游,去逛街,可家里家外谁来操作?她习惯了,也有点儿不忍心放手。春梅反驳道:“我有空吗?家里允许我那样做吗?我们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,医生说……”春梅欲言又止。

伟强问医生说啥了,春梅才说:“医生说,妈有点儿老年痴呆的迹象。”

“什么?”倪伟强脑袋有点发蒙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老年痴呆会与自己母亲的聪明、能干,一个人养活了三个孩子,工作也干得那么出色,年轻时甚至还很漂亮,不乏一些条件不错的追求者,可她为了孩子,一律拒绝。她从来都是遵循一个信条: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,怎么会得老年痴呆?!

“哪个医生说的?不会是假的吧?能治吗?我们去治,肯定能治好的。”倪

伟强有点儿着急了。

春梅说:“你不要激动,现在还只是早期,可以防治,但也要注意了,现在老人走失,或者在家里出事的不少。”

老倪完全被这个突如其来的“通知”打乱了阵脚:“那怎么办?你说怎么办?”

春梅冷静地说:“最妥帖的办法是雇一个保姆,至少白天需要。”

倪伟强说:“妈一直不喜欢陌生人。”

春梅说:“这不是什么陌生人,是我们请来的,是照顾她的人。”

伟强忍不住又点了一支烟。

停了一会儿,他说:“你就不能待在家吗?”

春梅说:“我有我的工作要做。”

伟强发火了:“工作,工作,你的工作就那么重要吗?难道比我们这个家还重要吗?你的工资有多少,我来给你发行不行?!”

春梅很冷静,她朝面前的男人说道:“倪伟强!这不是钱的事,妈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妈。”

保姆到底还是雇了。

倪伟强在春梅这儿很少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年龄越来越大,两个人早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,所谓的爱更多地表现在包容和妥协上。伟强虽然知道老太太不喜欢陌生人,但那天春梅一着急,一落泪,他的心还是软了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3

探视黄克武

玛丽医院是香港著名的医院,别说香港人,就是常看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内行人都听过它的名字。出租车一路把我载到玛丽医院,我没顾上看西博寮海峡和太平山的景色,直奔住院部。

我推开病房门,首先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黄克武,他仍处于昏迷状态,身上插着各种管子,旁边几台仪器有规律地发出蜂鸣声,而在床边陪护的居然是烟烟。

“老爷子现在怎么样?”我问。

烟烟说:“没恶化,也没好转。医生说他是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的。好在我爷爷有武功的底子,不然很难撑过这一关。都要怪那个女人,是她害了我爷爷。”烟烟咬牙切齿地说。

我询问详情。烟烟告诉我,黄克武那天约见几位文化界的人士谈话,然后返回酒店休息。在酒店大堂,一个双眼失明的女人忽然叫住了黄克武。据随行的人说,黄克武当时面色一下子就变得很差,立刻和那女人走到一旁。两人没交谈几分钟,忽然当哪一声,一件瓷器从黄克武手里落在地上,然后他就捂着胸口倒下了。那个女人在一片混乱中悄然离去,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,那个女人的相貌和素姐一模一样。

“喏,这是那个瓷器。”黄烟烟递给我一包碎片。

我一看就知道,这就是素姐托我转

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,他们两人一定有什么纠葛。

医院里不能待得太久,我叮嘱了烟烟几句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刘局和方震已经率队抵达香港,我得先跟他们会合。

我走出玛丽医院大门,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。这时从左边的马路上冲过来一辆面包车,面包车在我面前一个急刹车,从车里冲出来三四个戴着头罩的家伙。我猝不及防,被他们一下子拉上车,随即眼前一片漆黑,被一个东西套住了头。

然后车门一关,车子开始疾驰。我挣扎了几下,脑袋上突然挨了一击,随即不省人事……

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。我的双手被绑在一把破旧的不锈钢椅子上,头顶上是一个忽明忽暗的灯泡。

这时从屋子外进来两个人,我定睛一看,进来的人一老一少,老的是王中治,少的是钟爱华。

钟爱华说:“许大哥,大家都是聪明人,有话不妨明说。只要你交出东西来,我们之前的协议仍旧有效。”

钟爱华见我说话,重新蹲到我面前,双眼盯着我:“许大哥,你对五脉的手段了解得还不深。”他抬起手,打了个响指。门外一位戴着墨镜的老妇人被人搀扶着走进来。钟爱华小心地搀扶

着她的胳膊,低声说了一句:“外婆,您小心点。”

钟爱华管素姐叫外婆,这是怎么回事?

素姐道:“还是从豫顺楼那一战说起吧。我想你对那一战多少也有点了解了,解了吧?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1945年,五脉派黄克武南下郑州,重新收拾河南古玩界。他到了郑州,当地七家最有名的古玩商铺联手,在豫顺楼设下赏珍宴,想一战打退黄克武。不料这七家商铺里出了一个叛徒……当时在这七家商铺之中,以梅家的势力最大,梅掌柜有个小女儿叫梅素兰,她喜欢上了黄克武。梅掌柜为了准备豫顺楼一战,和其他六家掌柜筹划了很久。结果就在开宴前夜,梅素兰把所有的计划偷偷告诉了黄克武。黄克武允诺梅素兰待河南平定之后,就带她回北平成亲,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横生变故。七家商铺眼看抵挡不住黄克武,便从开封请来一位阴阳眼,跟黄克武决一雌雄。最后,阴阳眼亮出一幅真迹《及春踏花图》,他坐在火炉旁,面不改色地将其一段段较碎。黄克武没料到如此决绝,自认做不到这点,只得认输。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